

# 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型态分类及其文化意涵

王力坚

(中央大学 中文系,台湾 中坜 32001)

**摘要:** 题咏为清代才媛最为普遍的红楼接受模式。这种模式灵活运用于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时空情境,表达她们对《红楼梦》各种议题的所感所思。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是文学与生活交织的型态,聚焦于《红楼梦》原著的题咏,无疑是缘自才媛自身现实生活体验的有感而发;聚焦于才媛生活的题咏,亦显然是深受《红楼梦》原著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现实延伸。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既有较为充分的自足性亦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清代才媛的红楼题咏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题咏形成对话关系,得到更为丰富多元且别具性别意涵的表述与发展。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清代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 清代才媛; 红楼题咏; 红楼接受; 型态分类; 文化意涵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2)05-0048-12

## Classification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Female Poets' Poetic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WANG Liji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iwan's Central University, Zhongli, Taiwan 32001, China)

**Abstract:** The poetic interpreting is the Qing female poets' most common acceptance mode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e mode by which they express their thoughts of various issues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flexibly used in various occasions and space-time situation. The Qing female poets' recogni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s the interaction on mode of life and literature. When the female poets focus on the original of the novel, they would be touched by expressing feelings on their real life. When they focus on their own life, it would be an extension of the real world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life of Red Chamber". The late Qing female poets' recogni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demonstrates not only self-sufficiency but also open-mindedness. As a relative independent cultural phenomenon, the late Qing female poets' poems play a conversational role interpreting the characters of *Dream of the Red* with the (patriarchal) mainstream society, thus obtaining a rich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with the implication of gender ideology. It incarnates not only the literary / academic significance on acceptance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ut als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n the reality in the Qing period.

**Key words:** the Qing female poets; poetic interpreting o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cceptance of

收稿日期: 2012-05-06

作者简介: 王力坚(1955-),男,广西博白人,国籍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指导博士生论文。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classification; cultural significance*

## 一、引言:红楼题咏与红楼接受

清末才媛李嫫有诗云“如此寒天雁影低,一钩新月挂楼西。挑灯看尽红楼梦,泪湿罗巾不忍题。”(《冬夜阅红楼梦作》)<sup>[1](p512)</sup>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才媛夜读《红楼梦》<sup>①</sup>的动人情景。末句“泪湿罗巾不忍题”表示才媛深受感动以致不忍题咏,其实,也正是这份感动,促使不少才媛在“泪湿罗巾”之际题写了吟咏《红楼梦》的诗词作品(本文称之为“红楼题咏”)。这些红楼题咏<sup>②</sup>可反映出清代才媛对《红楼梦》所持的接受方式、型态及见解,亦无疑是研究《红楼梦》接受(本文称之为“红楼接受”)的重要资料。然而,现存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资料颇为匮乏,现存清代才媛诗词著作数以千计,大部分为乾隆年间后创作,笔者竭尽所能,仅搜寻到红楼题咏者44家共232篇诗词作品。这种情形,或许跟传统社会防范《红楼梦》“侵蚀”女性世界的观念有关,如清朝“中兴名臣”胡林翼(1812-1861)即抨击“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sup>[2](p373)</sup>清代才媛自己也有此类困惑,如周绮在《题红楼梦序》中,就借“一古衣冠者”的话说“子一闺秀也,弄月吟风,已乖母教,况更作《红楼梦》诗乎。”<sup>[3](p494)</sup>尽管如此,利用现存有关资料,仍可从表现型态、主题、人物,以及与红楼戏曲、绘图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探讨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即通过如下几种表现型态,探窥清代才媛红楼题咏堪称丰富且深厚的文化意涵。

## 二、唉女痴儿愁不醒——清代才媛的红楼阅读感动

清代才媛的红楼题咏,不少是体现才媛们读《红楼梦》后的有感而发,表述对《红楼梦》各种议题的所思所感。如江西奉新才媛宋鸣琼(?-1802)所作《题红楼梦》四绝句:<sup>[4](p427)</sup>

好梦惊回恶梦圆,个中包括大情天。罡风不顾痴儿女,吹向空花水月边。(其一)

病躯那惜泪如珠,镇日蹙眉付敢吁。千载香魂随劫去,更无人觅葬花锄。(其二)

欲吐还茹恨与怜,随形逐影总非缘。自来独木无连理,甘露何曾洒大千。(其三)

幻境空空托幻身,彷徨无计渡迷津。断除只有鸳鸯剑,万缕千丝索解人。(其四)

宋鸣琼,字婉仙,九江教授(府学学官)宋五仁三女,著有《味雪轩诗草》一卷、《别稿》一卷及《春秋外传》,所作《题红楼梦》四绝句被视为现存最早的才媛红楼题咏诗。上引四绝句当是从“梦”、“病”、“缘”、“幻”四个角度为红楼闺阁鸣不平,“千载香魂随劫去”、“甘露何曾洒大千”等句,更透见女诗人的愤慨怨怼之情。

浙江仁和才媛吴藻(1799-1862)的《乳燕飞·读〈红楼梦〉》则以题咏贾宝玉(上阕)与林黛玉(下阕)的对话关系,表述了对红楼儿女的满怀深情:

欲补天何用。尽销魂、红楼深处,翠围香拥。唉女痴儿愁不醒,日日苦将情种。问谁个、是真情种?顽石有灵仙有恨,只蚕丝烛泪三生共。勾却了,太虚梦。 喁喁语向苍苔空。似依依玉钗头上,桐花小凤。黄土茜纱成语讖,消得美人心痛。何处吊、埋香故塚。花落花开人不见,哭春风有泪和花恸。花不语,泪如湧。<sup>[5](p27b)</sup>

① 本文所参考引用的《红楼梦》版本为王惜时参校、俞平伯校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版本以戚本为底本,以脂庚本为主要校本,包括八十回校本(上、下)、后部四十回、八十回校字记,共四册。因篇幅有限,本文引用《红楼梦》原著,只随文注明回目,不另注页码。

② 关于红楼题咏的整体性探讨,参看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1067-1122页;傅天《咏红诗略谈》[上](《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第117-137页;傅天《咏红诗略谈》[中](《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辑),第195-219页;傅天《咏红诗略谈》[下](《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辑),第128-138页;赵建忠《题咏派红学的缘起、衍化及价值新估》(《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3期),第106-114页;赵建忠《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辽东学院学报》2007年第9卷第1期),第81-86页。

吴藻的词风变化多端,道光九年(1829)陈文述(1771-1843)为吴藻《花帘词》作序有曰“疏影暗香不足比其清也,晓风残月不足方其怨也,滴粉搓酥不足写其缠绵也,衰草微云不足宣其溼郁也。顾其豪宕,尤近苏辛。宝钗桃叶,写风雨之新声;铁板铜弦,发海天之高唱。不图弱质,足步芳徽。”<sup>[5] [p2a-2b]</sup>陈文述为吴藻业师,其序显然偏爱吴藻的豪宕词风,但这首《乳燕飞·读〈红楼梦〉》的风格却是相当鲜明地呈现为清怨、缠绵且溼郁。

吴藻的好友钱塘才媛沈善宝(1808-1862)亦有多首题咏红楼之作,其《读〈红楼梦〉戏作》云“无端炼石笑娲皇,引得痴人入梦乡。争羨春风眠芍药,谁怜秋雨病潇湘。缠绵独抱情千古,寂寞难消泪数行。不信红颜都薄命,惯留窠臼旧文章。”<sup>[6] [p2]</sup>该诗前六句紧扣红楼人物命运的感受,其情调一如吴藻词的清怨缠绵,后二句却宕开一笔,由红楼题咏转为自抒胸臆,充分显见其意志的坚韧、性格的独立与性别的自信。<sup>[7] [p48]</sup>沈善宝该诗的情调陡然上扬,颇见犹如好友吴藻那种“发海天之高唱”的英姿,亦体现出时人所激赏其“胸罗经史,秀韵天成,而逸气豪情溢于楮上”<sup>[8]</sup>“一空前人窠臼,尤征卓识”<sup>[9]</sup>的境界。

满州才媛扈斯哈里氏(1848-?)于咸丰十年(1860)年仅十二岁时,便作《观红楼梦有感》五首,有意思的是,这五首诗体裁并不一致,而是七律一首、七绝三首、五绝一首“真假何须辩论详,斯言渺渺又茫茫。繁华好是云频幻,富贵无非梦一场。仙草多情成怨女,石头有幸做才郎。红楼未卜今何处,荒址寒烟怅夕阳。”“红楼一梦警迷人,名利场中莫认真。十二金钗今已杳,几堆白骨掩香尘。”“青埂峰前一石头,携来偏自落红楼。绛珠有草随缘化,离恨天中不了愁。”“幻境虚成一段缘,红楼奇事古今传。半生洒点相思泪,不免魂归离恨天。”“是是非非地,空空色色天。红楼如一梦,警世悟禅缘。”<sup>[10] [p508]</sup>尽管如此,其主旨却是贯彻于五首诗中——除了对木石之盟的落空寄予同情之外,还表达了强烈的世事无常人生如梦的幻灭感。<sup>①</sup>此外,扈斯哈里氏还作有一首《阅葬花词有感》:“春尽枝头泣老莺,葬花人自具深情。身衣细葛含风软,袖舞香罗叠雪轻。柳绿桃红空色相,茵飘溷坠判枯荣。无穷心事时怜汝,肯许芳尘压落英。”《葬花词》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塚飞燕泣残红”中,林黛玉所吟诵的一首诗,历来被视为《红楼梦》最绝妙、最值得称道的篇章之一,亦是红楼题咏的热点之一。清人明义红楼题咏诗中称“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sup>[11] [p12]</sup>扈斯哈里氏则既肯定林黛玉的“自具深情”,又指出“柳绿桃红空色相,茵飘溷坠判枯荣”,亦情亦理,切中肯綮。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是《红楼梦》作者著力之处,亦是最能感动后人之处。清代才媛的红楼题咏,往往也就是聚焦于此。道咸年间的钱塘才媛汪淑娟所作《沁园春·题石头记》则为一例:

何处红楼,几日西风,娇颜悴零。悔轻轻罗帕,打伊呆雁;些些诗句,教熟笼鹦。不及芙蓉,女儿坟上,犹受怡红一哭情。堪伤处,是绛珠有泪,顽石无灵。秋窗风雨凄清,问絮果兰因是怎生。算潇湘一梦,了完公案;袈裟半袭,救了神瑛。只怪桃花,苏它柳絮,恁把凭空谶作成。痴儿女,被聪明两字,断送伊行。<sup>[12] [p2a-b]</sup>

该词从林黛玉“娇颜悴零”的角度,描述宝黛爱情悲剧。上阙作者列举宝玉看宝钗出了神,被黛玉用手帕掷脸并讥为“呆雁”(第二十八回);黛玉的鹦鹉学舌念“今日葬花人笑痴,他日葬依知是谁”(第三十五回)<sup>②</sup>的情事,再用一“悔”字领出此类事,与宝玉作《芙蓉诔》哭祭晴雯(第七十八回)为对比,反衬出宝黛亦即亦离的微妙关系;末二句取自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下凡了却一段“缠绵不尽之意”的故事(第一回),却说是“绛珠有泪,顽石无灵”,显见对宝玉的怨怼之情。下阙以黛玉“风雨夕闷制风雨词”的本事(第四十五回)顿入,下来几句呼应上阙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公案,再以“只怪”引进黛玉作《桃

① 笔者有专文探讨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主旨及内容问题,在此恕不赘谈。

② 脂砚斋于此鹦鹉学舌句下批曰“哭成的句子,到今日听了,竟作一场笑话。”参看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第437页。

花行》与《柳絮词》(第七十回)指出其为昭示黛玉自身命运的谶语。<sup>①</sup>末三句“痴儿女,被聪明两字,断送伊行”,更有宛如脂批所谓“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sup>[13] (p357)</sup>之憾。

吴藻词《乳燕飞·读《红楼梦》》以“嗟女痴儿愁不醒”形容红楼儿女,而品读红楼的清代才媛又何尝不是“嗟女痴儿愁不醒”?以上题咏作品,便都是才媛在阅读《红楼梦》心有所动、情有所感而作,这表明《红楼梦》在清代才媛世界中的流传已较为普遍,已然成为清代才媛的阅读乃至创作的对象之一。

### 三、寄语聪明娇女子——清代才媛同性互动的题咏

上述题咏,或可视为清代才媛的“个人行为”,然而,清代才媛更多的题咏,却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的。这类与他人互动的题咏,可分为“同性互动”与“异性互动”两种型态。<sup>②</sup>

所谓“同性互动”的题咏,包括母女、姊妹、女友之间的共咏、唱和、寄赠、奉答等。如乾嘉年间的才媛张问端有《和次女采芝阅红楼梦偶作韵》:

奇才有意惜风流,真假分明笔自由。色界原空终有尽,情魔不著本无愁。良缘仍照钗分股,妙谛应教石点头。梦短梦长浑是梦,几人如此读红楼。<sup>[14] (p7.15a)</sup>

张问端为乾嘉著名性灵派诗人张问陶(字仲冶,号船山,1764-1814)的堂妹,字淑征,适甘肃循化同知无锡人丁闾洲(号藕仙),著有《淑征诗草》,船山为之序。其女丁采芝,与县丞邹廷扬结为夫妇,著《芝润山房诗词稿》,曾作《阅《红楼梦》偶作》诗(已佚)。船山亦有关涉《红楼梦》的题咏如《赠高兰墅鹑同年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绮罗香·题改琦“湘云醉眠芍药图”》、《一剪梅·题碧浪》、《题秦钟二绝》等,张问端跟女儿丁采芝的红楼唱和,就是这样一个家族氛围下的产物。

跟张问端及其女儿红楼唱和的残缺(后者原作失佚)不同,江苏仪征才媛孙采芙(1825-1881)及其家族女眷的红楼唱和得到完整保存。孙采芙为绩溪胡培系(1813-1888)继室,著有诗集《丛笔轩遗稿》。该诗集除了夫婿胡培系题词外,还有众多男女族人如九叔、三兄、五弟、七弟、大姪,与二姑、三姑、十一姊、姪妇等的题词,集中也颇多与夫婿及其他男女族人的寄赠、奉答、唱和之作。由此可见孙采芙的家族(包括母家与夫家)是一个文学气氛相当浓郁的环境。孙采芙《丛笔轩遗稿》存录一首《园菊初花清香可爱因仿大观园十二题制为小诗和者许把酒持螯向花前一醉也:种菊》:

养花聊当养儿孙,灌溉全凭雨露恩。墙角离边栽处处,爱他秋色满柴门。<sup>[15] (p2.13a)</sup>

从诗题可知,孙采芙是因自家园中菊花初开清新可爱,模仿《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大观园菊花诗会吃螃蟹咏菊花的情形而作,还别出心裁规定“和者许把酒持螯向花前一醉”。此诗获得众多家人包括夫婿胡培系、大儿胡肇谷、次儿胡肇礼、长女胡慧珠、次女胡瑞珠、长妇赵智珠等唱和。后三者的和诗<sup>③</sup>如下:

秋光亲摘向东篱,冉冉幽香压鬓欹。早起妆成临镜看,一支斜插可相宜。(胡慧珠《簪菊》)<sup>[15] (p2.13b)</sup>

病起欣然一放怀(时新病方瘥),数丛深浅细安排。休言人比黄花瘦,我爱黄花瘦更佳。(胡瑞珠《对菊》)<sup>[15] (p2.13b)</sup>

消受金风玉露时,丰标底事独清奇。含情欲向东篱问,可是人间第一枝。(赵智珠《问菊》)<sup>[15] (p2.14a)</sup>

<sup>①</sup> 《桃花行》有云“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泪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泪痕。”曹雪芹描写宝玉读这首诗的感受说“宝玉看了,并不称赞,却滚下泪来,便知出自黛玉。”《柳絮词》则有云“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数风流!”陈其泰在《红楼梦回评》第七十回评曰“桃花诗极哀艳,与泣残红同。黛玉柳絮词,直为自家写照。”见朱一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第744页。

<sup>②</sup> 詹颂曾著文讨论“家庭成员、戚友间的互动”,本文则从性别研究角度,就“同性互动”与“异性互动”两种型态分而论之。参看詹颂《论清代女性的《红楼梦》评论》(《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第136-141页。

<sup>③</sup> 前三者的和诗见下文“异性互动”部分讨论。

孙采芙模仿的“种菊”为贾宝玉所作,胡慧珠模仿的“簪菊”为贾探春所作,胡瑞珠模仿的“对菊”为史湘云所作,赵智珠模仿的“问菊”为林黛玉所作。从贾宝玉为大观园中心人物看,孙采芙在这样一个创作氛围中,显然也是处于中心位置,故如此配对,或许并非纯属偶然。但原作皆为七律,孙采芙等人的仿作却全为七绝。在内涵情调上,胡瑞珠与赵智珠二首与原作稍有相通,孙采芙与胡慧珠二首则较为殊异,尤其是孙采芙仿作“养花聊当养儿孙,灌溉全凭雨露恩”之语,完全跳出宝玉原作窠臼,直抒自己作为母亲关爱儿女的胸臆。

江苏常熟季兰韵(字湘娟,1793-1848)有《佩珊夫人以琅琊女史葬花诗见示命次原韵》<sup>[16]</sup> (p2.19a) 四首:

薄病情怀高阁中,连朝雨雨又风风。伤心欲向东皇诉,底事花开便落红。(其一)

怅望残英泪满腮,一番收拾一低徊。可能把我愁千缕,同坐深深净土来。(其二)

惜春心绪自年年,怨海情波讵可填。愿得零香兼胜粉,齐归蓬菜作飞仙。(其三)

情天欲补乞灵娲,今古茫茫愿望赊。悼惜芳魂兼自悼,一生薄命不如花。(其四)

诗中表达了季兰韵对《红楼梦》中林黛玉“悼惜芳魂兼自悼”的葬花情节进行精辟剖析,并对黛玉“一生薄命不如花”的命运寄予深刻同情。季兰韵与归懋仪(字佩珊,约1762-约1832)是同里好友,常有诗词往来寄奉唱和。季兰韵的《楚畹阁集》中,除了上述引诗外,还有《归佩珊懋仪夫人以诗稿见示率呈一律》、《寄佩珊夫人》、《己卯秋佩珊夫人以圆砚云笺玉约指绣罗袜见赠今倏五载矣偶检来函率成二律》、《寄佩珊夫人即次见怀诗韵》、《题黄纫兰女史二无室吟草次归佩珊夫人韵》、《晤方叔芷若蘅夫人知佩珊夫人已于去岁即世检阅其所贻诗割怆然有作》(三首)、《前闻佩珊夫人即世余以夫人手书俱付装池并作挽歌今闻夫人尚在不能无诗漫成二律》、《题佩珊夫人所贻诗割后》等诗存录,归懋仪的《绣馀续草》中,亦有《次季湘娟同学见怀韵却寄》(二首)、《寄琴川季湘娟同学》等诗。然而,上述引诗却并不是二人直接对《红楼梦》问题进行唱和,只是借助他人(琅琊女史)的红楼题咏,来表述对红楼人物命运的看法及由此交换意见。

清代才媛之间最大规模的红楼题咏活动,体现于道咸年间西园主人的女眷及其闺友王猗琴(字友兰)、莫惟贤(字孟徽)、王素琴、胡寿萱、姜云裳、谢桐仙等六位才媛的二十多首诗作中。王猗琴与莫惟贤分别为西园主人的原配与续弦,王素琴为王猗琴之妹,莫惟贤与姜云裳为姑嫂关系,谢桐仙与胡寿萱则是王氏姊妹的闺友。正是由于这种错综复杂而又亲密和谐的关系,同治年间刊刻的西园主人《红楼梦本事诗》后,便附刻了这些才媛的红楼题咏诗二十二首:王猗琴《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四首、莫惟贤《读红楼梦传奇偶感》、王素琴《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四首、<sup>[17]</sup> (p523) 胡寿萱《读石头记偶占》三首、姜云裳《偶读红楼梦传奇并孟徽叔芳仲嘉季英四小姑题词率成四绝,以博一笑》、<sup>[17]</sup> (p524) 谢桐仙《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sup>[17]</sup> (p523) 加上胡寿萱《论红楼梦小启》末所附一诗,共得红楼题咏诗二十三首。从姜云裳诗题中还可知莫惟贤的三个妹妹叔芳、仲嘉与季英也曾有红楼题咏诗作。

从诗题看,这些诗中能体现互动题咏的有王猗琴的《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四首与王素琴的《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四首。二人所作,皆为七绝四首,然而能形成唱和互动的只有王猗琴诗的其三、其四与王素琴的其一、其二:

潇湘孤馆莫相依,竹泪当年染帝妃。鹃婢外家亲付与,声声叫道不如归。(王猗琴《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其三)

葬花即是葬颦卿,神祭芙蓉句改明。讖语新诗随意写,桃花柳絮两同情。(王猗琴《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其四)

美人自古称林下,十二金钗第一人。最苦伶仃携小婢,外家竟作雁来宾。(王素琴《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其一)

杜鹃湘馆一知心,镇日熏香侍绣衾。叫道不如归去好,胜他鸚鵡解诗吟。(王素琴《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其二)

这四首诗皆为题咏林黛玉,素琴诗其二与猗琴诗其三的主题、意象、情调更为切近相谐。猗琴诗其四与前引钱塘才媛汪淑娟所作《沁园春·题石头记》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从广义看,上述二十三首诗皆可构成互动的关系。《红楼梦》的“真假”主题似乎是她们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持“真”者,有谢桐仙《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红楼一部叙侯门”(其一)、“分明儿女话情真”(其四);持“假”者,则有王猗琴的《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其一:“贾字当头莫认真,尘缘梦境两无因。”姜云裳《偶读红楼梦传奇并孟徽、叔芳、仲嘉、季英四小姑题词率成四绝,以博一笑》其一:“只因演说巫山梦,云雨红楼分外浓。”莫惟贤《读红楼梦传奇偶感》:“寄语聪明娇女子,莫将幻境认三生。”胡寿萱则似乎要调和二者“宝玉分明有两人,如何言贾不言甄?只因幻境非真境,荣府通灵故细陈。”(《读石头记偶占》其一)“绛珠还泪日消魂,草木犹思灌溉恩。愧煞趋炎多热客,秋风冷落故侯门。”(《论红楼梦小启附诗》)

这些诗还有一个共通的表现特点:用谐音、镶嵌的方式,将红楼梦中人物的名字入诗。如王猗琴的《读红楼梦传奇口占》其二“花开只合艳三春,姊妹迎探一院新。九十春光容易过,抛书应有惜春人。”——贾迎春、探春、惜春。王素琴《读友兰姊题红楼梦传奇诗偶成》:“解得辽西惊妾梦,明明黄姓有莺儿。”(其三)——莺儿。“小妾甄家旧日莲,好花真个是应怜。须知被拐香零落,人抱衾稠雪一天。”(其四)——甄英莲(香菱)。谢桐仙《读〈红楼梦〉传奇,漫成七绝六首,并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寿萱两女史》:“情文自古两相生”(其三)——晴雯“分明儿女话情真,弟是情钟姊可亲。无奈彩云容易散,秋纹淡作薄情人。”(其四)——秦钟、彩云、秋纹“逸从暗里袭无形,人是花言最易听。谁料此身同腐草,珍珠一粒付优伶。”(其五)——袭人(珍珠)。这种表现或许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却也反映出才媛在诗艺方面的机巧睿智。

清代才媛这些同性互动的题咏之作,不仅是表达阅读《红楼梦》的所思所感,而更多是在互动中进一步探讨甚至争论有关《红楼梦》的各种问题,并且还进一步从中反映出才媛的文学交游现象。

#### 四、儿女千秋各断肠——清代才媛异性互动的题咏

清代才媛与异性互动的题咏,包括师生、父女、夫妇、母子(婿)、兄弟姊妹、友人之间的共咏、唱和、寄赠、奉答等。

前述孙采芙红楼题咏诗《园菊初花清香可爱因仿大观园十二题制为小诗和者许把酒持螯向花前一醉也:种菊》,是模仿《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大观园菊花诗会吃螃蟹咏菊花的情形而作,不同的是,大观园菊花诗会的参与者,只有贾宝玉一位男性,孙采芙“菊花诗会”的男性参与者却包括了其夫婿胡培系、大儿肇谷、次儿肇礼:

故园花信为谁迟,帘卷西风动客思。昨接家书促归櫂,寒香才放一枝枝。(胡培系《忆菊》)<sup>[15](p2.13a)</sup>

老圃芳容晚更奇,沈吟槛外费寻思。濡豪欲向风前写,一片秋生络纬篱。(胡肇谷《咏菊》)<sup>[15](p2.13b)</sup>

几案新添一段秋,胆瓶斜插数枝幽。高标别有清芬在,凡艳休争第一流。(胡肇谷《供菊》)<sup>[15](p2.14a)</sup>

新霜昨夜下庭柯,阿母呼儿载酒过。茅舍竹篱寻欲遍,不知秋色是谁多。(胡肇礼《咏菊》)<sup>[15](p2.14a)</sup>

有意思的是,孙采芙的《种菊》是仿宝玉作,其夫婿胡培系的《忆菊》则是仿黛玉作。如此阴阳错置,与其说是戏谑,不如说是情缘。胡肇谷虽有《供菊》为仿史湘云作,但其与弟弟肇礼的同题《咏菊》皆为仿黛玉而作,由此也可见胡家男性成员对林黛玉的偏爱。

同光年间,江苏苏州才媛葛蕙生(字珊玉,号瘦红女史)与妹兰生(字珂玉),二人均学诗于无锡名士邹弢(1850-1930)。邹弢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自幼酷爱《红楼梦》,曾自述“余十四岁时,从友处借

阅数卷,以为佳;数月后,乡居课暇,孤寂无聊,复借阅之,渐知妙;迨阅竟复阅,益手不能释。自后心追意仿,泪与情多,至愿为潇湘馆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痴,而余不能自解也。”<sup>[18]</sup> (p388)

友人姚芷芳为其题“潇湘侍立图”云:

积梦成痴,因痴入梦,幻出荒唐。算情丝易缚,双飞蛱蝶,幽欢难合,两字鸳鸯。春闭愁城,香埋怨塚,儿女千秋各断肠。精卫鸟,恨石填东海,不到潇湘。书生夙愿难偿,笑艳福全凭纸一张。看瑶台入侍,郎真傅粉;冰衔暗指,尉是司香。怜我怜卿,成仙成佛,画里因缘几倍长。劫灰过,将同心盟誓,一笑都忘。(《沁园春·题“潇湘侍立图”》)<sup>[19]</sup> (p387-388)

无独有偶,葛蕙生亦为其师题“潇湘侍立图”云:

红尘小谪,恨今生误了玉京仙宇。回首红楼当日梦,勾起柔情千缕。汲水浇花,添香拨火,十二钗曾聚。万竿修竹,潇湘风景如许。我亦惋惜颦卿,葬花诗句,血泪拼红雨。名士多愁工寄托,拌为佳人辛苦。痴忆茫茫,空花草草,且自调鹦鹉。问谁相与,迴肠转出凄楚。(《念奴娇·题“潇湘侍立图”》)<sup>[20]</sup> (p387)

这两首词,既题红楼潇湘本事,亦咏邹弢嗜红成痴。邹弢不仅所著《三借庐笔谈》中颇多涉及《红楼梦》处,常为人征引,曾撰《红楼梦》、《宝玉祭晴雯》等弹词,还有红楼题咏诗如《读〈红楼梦〉率成二律柬王淑娟素媼》:“长恨绵绵总不磨,姻缘木石已蹉跎。玉堂金马繁华梦,衰草枯杨好了歌。薄命女儿全福少,痴情姊妹断肠多。思量未必相干我,何事涔涔泪欲波。”(其一)“已将好梦破情关,细写孤悲见一斑。最易迷人虚幻境,全无著迹大荒山。但求解脱灰能化,拌得辛酸泪要还。读罢知君痴绝处,补天未必石真顽。”(其二)<sup>[21]</sup>(卷上)从广义上可以说,文士邹弢、姚芷芳与才媛葛蕙生乃至王淑娟之间存在着因趣味相投而进行的红楼题咏互动关系。

邱菽园(1847-1941)《菽园赘谈》卷一《东门女士》条记载了他跟亡妻王阿玖(1874-1892)的文学情缘“亡室王氏,名阿玖,小字玫官,字璋舍。居近郡之东门,又自号东门女士。龙溪人王玉墀游戎长女。幼入蒙塾,粗解文义。归余后,授以唐宋诗词,渐获妙悟。灯下观余作韵语,辄戏为之,平仄虽调,押韵时复出入。倘假以年,必斐然者。何期结褵二载,遽陨昙花。歿后思之不置,瞑想姿仪,属画师图之。稿数易而未就,始叹生时不为留真之疏,然悔已无及矣。”<sup>[22]</sup> (p396) 该条收录了王阿玖的四首红楼题咏诗《偶阅〈红楼梦〉有咏》<sup>[22]</sup> (p396):

斑斑哀怨至今存,日夕潇湘见泪痕。莫讶芳名僭妃子,湘君何必定王孙!(林黛玉)

绣到鸳鸯种夙因,扑来蛱蝶见精神。此中尚有传神手,千古肥环是替人。(薛宝钗)

一刹人间事渺茫,前生幻境认仙乡。如何尽领芙蓉号,不断情缘反断肠。(晴雯)

柳条穿织啜黄莺,结络馀闲说小名。偏是飞琼人未识,翻从梦里唤分明。(莺儿)

王阿玖于光绪辛卯(1891)十一月来归,壬辰(1892)九月卒。在不足一年的短暂婚姻中,从“粗解文义”到“渐获妙悟”而“辄戏为之”,就写出如此诗作,邱菽园当功不可没。然而,若没有对《红楼梦》的钟爱以及题咏红楼的热情,也不会有王阿玖的红楼题咏之作。邱菽园更因有感于王阿玖的红楼题咏诗,亦作《红楼梦分韵绝句》一百首,其中题咏林黛玉二绝“天人谁不爱颦儿?忙杀曹家笔一枝。洛浦湘江均缥缈,感甄何地莫陈思”“埋香人正怨东风,埋玉无端又落红。试问花丛谁得似?可怜无玉夕阳中。”题咏薛宝钗二绝“等是依人却有家,银屏夜永月痕斜。应愁李代桃僵日,对此当初姊妹花”“正了相思共塚乡,单棲竟抱冷鸳鸯。一番合德温馨过,底逊旃檀好道场。”其扬黛抑钗的倾向,跟王阿玖是一致的。

如果说王阿玖在与夫婿邱菽园的红楼题咏互动关系中,是处于被动的角色,那么,周绮与其夫婿王希廉在红楼批评的互动关系中,则是处于主动的角色。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江苏吴县人,为清嘉道年间《红楼梦》评点派代表人物之一,有《红楼梦评赞》四卷,并为《红楼梦》作“题词”、“总评”、“音释”及每回后的“分评”等。周绮有《题红楼梦十首及序》,<sup>[3]</sup> (p494) 在作于道光十五年(1835)的序中,周绮陈述病中翻阅其夫婿所评《红楼梦》,认为“是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周绮对夫婿的红楼批评固然持肯定态度,但仍觉意犹未尽,认为“盖大观园情事,淋漓尽致者固多,而未尽然者亦复不少”,因而“爱

赋拟十诗,以广其意”。<sup>[3] [p494]</sup>周绮所题咏者为黛玉、香菱、湘云、晴雯、李纨、紫鹃、尤二姐、平儿、妙玉、鸳鸯,反而没有《红楼梦》的灵魂人物贾宝玉及薛宝钗、王熙凤等要角。如此处理,或许是除了呼应王希廉“将人情世态寓于粉迹脂痕”意旨,更进一步突显“红颜大抵多如此,肠断千秋命薄人”(《二姐遭赚堕计》)<sup>[3] [p495]</sup>等她所认为王希廉批评“未尽然”的红楼悲剧人物命运。

江西德化才媛范淑(1821-1846)也跟男性家庭成员有关于红楼题咏的互动关系,只不过其男性家庭成员不是夫婿而是兄长,其《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云:

独立苍茫愁里住,今古一个情回护;别抒悲愤入稗官,先生热泪无倾处。潇湘水上发蘅芜,香草情怀屈大夫;无名离恨无由补,泪洒苍梧竹欲枯。繁华馨艳传千载,买棹还珠可胜慨!作者当年具苦心,那知竟有知音在。无机云锦妙无痕,指月拈花与细论;情里夺来南董笔,梦中吟醒石头魂。说部可怜谁敢伍,庄骚左史同千古!纷纷说梦几痴人,请君一听鲸鱼声。<sup>[23] [p1110]</sup>

范淑字性宜,号种菊秋农,菊农,不嫁而亡,年仅二十有六。著《忆秋轩诗钞》,有陈景曾、陈世庆、蒋湘南序,范元亨序及撰传。范淑此诗为乃兄元亨(字直侯,1819-1855)的《红楼梦评批》(三十二卷,已佚)所作。范元亨虽曾中举,但一生困顿,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范元亨年长范淑二岁,两人感情深挚,范元亨《忧来辞》诗有云“有妹弱二岁,少小最亲密。廿载共贫困,忧患难殚述。我顽尚不支,况汝闺阁质!”二人不仅同样才华横溢,他们的文学创作生活,都同样可见《红楼梦》的深刻影响。如范元亨所作七律《白秋海棠》诗,即用《红楼梦》三十七回海棠诗社的原韵(门、盆、魂、痕、昏);在其所撰《空山梦》传奇中,填词皆不设宫调曲牌,而是自度腔谱,此举也被视为从《红楼梦》十二曲的体例而来。范淑在其《至问园感怀》诗自注中曾追忆“丙申、丁酉间,姊妹辈结菊花诗社甚盛。自清宜姊别后,直侯兄远客,次侯辈相继析居,花事诗事俱废矣。”<sup>①</sup>由此可知,《红楼梦》的影响渗透进范氏兄妹的日常生活之中。范淑为乃兄的红楼批评题咏,既表达了对《红楼梦》的观感,亦反映出清代才媛红楼接受与异性的特殊互动表现。

前述的异性互动关系,除了家族内部包括父女、夫妇、母子(婿)、兄弟姊妹等,便是师生、友人等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更具社会性普泛意义的关系。如倪鸿《桐阴清话》(同治十三年刊本)卷八记载“蒲田吴氏,粤之磋商也,大开诗社,以《红楼梦》事分得四题,各以七律咏之。卷以万计,糊名易书,延番禺洪日匡孝廉应晃评阅,如乡会试之例,取得黄星洲学博等百人,各酬以缣帛珍玩。先是,番禺女史张兰士卷已录第一,及开榜,主人以为女子压卷,恐招物议,遂以黄卷易之,其实黄诗本不及张也。”<sup>[24] [p372-373]</sup>这段史料叙述了一次(男性)社会性的诗社题咏红楼活动。这次活动不仅规模浩大(“卷以万计”),还颇为规范化(“如乡会试之例”),正是在这种活动中,番禺女史张秀端竟然“卷录第一”。张秀端,字兰士,番禺名士张维屏(1780-1859)次女,钱邦彦妻,工诗词,写花卉颇秀逸,著有《香雪巢词》、《碧梧楼诗词钞》,其参与红楼题咏活动的作品为《红楼四咏》:<sup>[24] [p373]</sup>

携将鸦嘴系奚囊,无赖春心黯自伤。未必红颜皆薄命,颇教黄土也生香。彩幡低护魂应妥,浊酒重浇怨恐长。底事诮花难握管,一般愁绪费商量。(黛玉葬花)

沁芳桥畔好春光,莺自和鸣燕自双。高下蝶随飞絮舞,娉婷人爱绕花忙。苔痕狼藉弓鞋湿,扇影轻盈宝串香。细语喃喃留小步,树阴浓翠欲沾裳。(宝钗扑蝶)

洒脱情怀绮丽年,要从香界小游仙。花前扶醉风无力,梦里寻春蝶有权。上颊酒浓眉黛蹙,压肩香重鬓云偏。睡乡料得甜何似,鸚鹉帘栊莫浪传。(湘云卧茵)

翠羽含风缺一翰,累人痴病未曾安。情怀生小寒暄共,罅隙无多组织难。灯里容颜愁惨淡,眼前刀剪泪辛酸。他年醉拥应须记,烛焰房栊泪欲残。(晴雯补裘)

虽然没有更多其他题咏作品比较,难以断言张秀端“卷录第一”的根本原因,但从上引诗例分析,张诗不仅对红楼女儿神情姿态进行细腻的描写,如“苔痕狼藉弓鞋湿,扇影轻盈宝串香,细语喃喃留小步,

① 关于范元亨与范淑事迹,皆引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下,第1110-1114页。

树阴浓翠欲沾裳”,“花前扶醉风无力,梦里寻春蝶有权,上颊酒浓眉黛蹙,压肩香重鬓云偏”等;还对她们的主体命运寄予深切关怀,如“未必红颜皆薄命,颠教黄土也生香”,“情怀生小寒暄共,罅隙无多组织难”等。尽管因主办者“恐招物议”而“以黄卷易之”,显示了主流(男性)社会对女性才华认同的某种保守性,但张秀端能如此高调参与题咏活动,并能得到议论肯定“黄诗本不及张”,亦可见当时在红楼题咏活动中异性互动的某种和谐性。

与张秀端比较,浙江仁和孙荪意(字苕玉,1783-?)与异性互动的红楼题咏范围似乎更具超逾性——与日本文人形成异地遥距的互动题咏关系。孙荪意的红楼题咏之作为《贺新凉题〈红楼梦〉传奇》:

情到深于此,竟甘心,为他肠断,为他身死。梦醒红楼人不见,帘影摇风惊起。漫赢得,新愁如水。知有前身因果在,愿今生、滴尽相思泪。频唤取,颦儿字。潇湘馆外春馀几。衬苔衣,残痕一片,断红零紫。飘泊东风怜薄命,多少惜花心事。忍重忆,葬侬句平声子。归去瑶台尘境杳,又争知此恨能消未?怕依旧,锁蛾翠。<sup>[25] (p434)</sup>

根据邹弢《三借庐笔谈》卷十一介绍,孙荪意生长于一个文学氛围浓郁的家庭环境中,其父孙秋水为当地饱学之士,兄云壑从姊云凤皆能诗。孙荪意生而聪慧,八岁即娴吟咏,未笄而文采斐然。著有《贻砚斋诗稿》四卷,《衍波词》二卷,所适同邑钱清镇陈颖楼,亦风雅之士,孙荪意与闺中唱和,闻者无不称艳。这首《贺新凉题〈红楼梦〉传奇》面世后,想必不乏唱和者,尤其具有传奇性的是该词传到日本后,获日本汉学家森槐南(1863-1911)青睐,特作词《贺新凉读〈红楼梦〉用孙苕玉女史韵》和之:

情者痴如此,最伤心,迷花蝶化,吐丝蚕死。犹记屏山眉黛蹙,懒把娇鬟拢起。空绘了盈盈秋水。梦见分明醒恍惚,只风前、湘竹吹斑泪。将影写,个人字。今生受尽凄凉几。算知心,鹦哥雪白,侍儿鹃紫。氤薄难翻前定数,通道人间世事。离不脱玉埋香瘞。悔煞前盟联木石,便灵河岸上相逢未。谁长养,恨芽翠。<sup>[26] (p21)</sup>

森槐南为日本红学奠基人,三十岁时,即明治二十五年(1892)四月,他翻译的《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在《城南评论》第1卷第2号上发表,同年十一月,其红学论文代表作《红楼梦评论》在《早稻田文学》第27号问世,由此奠定了他在日本红学界的领袖地位。然而,早在他年仅十六岁时即作《读红楼梦咏尤二姐》、《红楼梦·黛玉泣残红》二诗,两年后,于明治十三年(1880)六月在《新文诗》别集第10集发表《题红楼梦后》七律四首,二十八岁时,则创作了《贺新凉·读〈红楼梦〉用孙苕玉女史韵》。<sup>[27] (p285-298)</sup>森槐南这些题咏红楼的诗词,主旨莫不集中于宝黛爱情悲剧,尤其对黛玉的不幸遭遇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森槐南的《贺新凉读〈红楼梦〉用孙苕玉女史韵》不仅用孙荪意原韵,情感指向,文意脉络亦能亦步亦趋,“情到深于此,竟甘心,为他肠断,为他身死”与“情者痴如此,最伤心,迷花蝶化,吐丝蚕死”;“归去瑶台尘境杳,又争知此恨能消未?”与“悔煞前盟联木石,便灵河岸上相逢未”等,更似乎构成与孙荪意隔空唱和的互动关系。

## 五、新诗何必谱红楼——清代才媛生活的红楼影响

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层面,还更深入影响到她们的现实生活。前言所引清末才媛李嫫《冬夜阅红楼梦作》诗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才媛夜读《红楼梦》的动人情景,事实上就体现了清代才媛现实生活所受的红楼影响。前述无锡名士邹弢与江苏苏州才媛葛蕙生、兰生姊妹都深受《红楼梦》影响,这影响还深入到他们的日常交往之中。邹弢《问花楼》曾比较两姊妹的为人与为诗:“蕙生诗多愁郁,人谓其无福泽;若兰生人既风流,诗亦蕴藉。”<sup>[28] (p389)</sup>以下两首诗,恰好可以佐证邹弢对二人的评价:“怕作红楼梦,眠来总不安。箫声凉夜月,灯影剪秋寒。酒重愁千叠,天高月一凡。邻家诸姊妹,笑语正拈欢。”(葛蕙生《秋夜闺感》)“痴绝潇湘竟当真,多情肯褻读书身。题诗笑倩磨香墨,也做门生侍立人。”(葛兰生《调邹弢》)前者之“愁郁”后者之“风流”,一目了然,而且二者亦都不约而同在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掺入了红楼元素。

又如历经乾嘉道三朝的才媛恽珠(1771-1833)有《戏和大观园菊社诗》与《分和大观园兰社诗》各四首。恽珠及其儿子完颜麟庆(?-1843)与《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作者高鹗及其女儿高凤仪多有文字之谊。恽珠这两组诗都指涉《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从情境氛围上看,二诗也颇得红楼真传,然而,《红楼梦》只有咏菊而无咏兰。《戏和大观园菊社诗》四首“种菊”、“咏菊”、“画菊”、“簪菊”,全用原著中宝玉、黛玉、宝钗、探春所作原韵。《分和大观园兰社诗》四首“画兰”、“簪兰”、“兰影”、“兰梦”无原著所本,四首诗题显然是借用了《红楼梦》原著咏菊诗“画菊”、“簪菊”、“菊影”、“菊梦”的题式却不用原韵。据此可说,《戏和大观园菊社诗》与《红楼梦》原作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关系,当可视为在文学层面对原著咏菊的模拟仿喻。《分和大观园兰社诗》则与原著的关系虽较为疏离,却也当可视为在生活层面对原著咏菊的借题发挥。在恽珠诗集中,这种在生活层面对原著借题发挥的作品,并非仅有上述《分和大观园兰社诗》四诗,从《种菊次外韵》与《自题画菊二首》等诗,似乎更可见生活层面借题发挥的意义。从这些诗作题目看,似乎是其现实生活的呈现,然而,不仅“种菊”、“画菊”字眼承袭大观园咏菊诗,而且其内容亦隐约可见大观园咏菊诗的影子,由此可说,红楼生活已在某种程度渗透进恽珠的家庭生活之中,上述诗作,与其说是文学层面对红楼咏菊诗的模拟仿喻,不如说是生活层面对红楼大观园儿女菊花情怀的现实延伸。

从上述恽珠的例子可见,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不仅体现在文学层面,还体现在生活层面,“文学”与“生活”的接受影响交集于诗词创作,成为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一个奇特现象。

随园弟子金逸(1770-1794),字纤纤,号僊仙女史,江苏长洲人,归于秀才陈基(号竹士),夫妇唱和,情意甚笃,曾作《寒夜待竹士不归读红楼梦传奇有作》云:“轻阴酿雪逼人寒,宛转香消玛瑙盘。待尔未来抛梦起,遣愁无计借书看。情惟一往深如许,魂不胜销死也拼。弹尽泪珠犹道少,细思于我甚相干。”此诗与其说是题咏《红楼梦》,不如说是描绘作者夜读《红楼梦》以待夫婿归来的生活图景:室外风雪欲来寒气逼人,室内玛瑙香消空闺清冷,在这么一个环境气氛中,作者难以成眠,读《红楼梦》以遣愁,“情惟一往深如许,魂不胜销死也拼”二句,似为吟咏书中人物的生死爱恋,亦可隐喻现实中作者与夫婿的鸢鲋情深。末二句,表明作者试图抽离书中情境,然“细思于我甚相干”句,却又欲抑还扬,“寒夜待竹士不归”的现实境遇,恰是映衬了“情惟一往深如许”红楼情怀。

清代才媛仅存的红楼续书为顾太清(1799-1876)的《红楼梦影》,太清闺中挚友沈善宝(字湘佩)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之序。翌年沈善宝去世后,太清作诗多首哀悼,《哭湘佩三妹》其二云:“红楼幻境原无据,偶耳拈毫续几回。长序一篇承过誉,花笺频寄索书来。”诗后自注:“余偶续《红楼梦》数回,名曰《红楼梦影》,湘佩为之序,不待脱稿即索看。尝责余性懒,戏谓曰:‘姊年近七十,如不速成此书,恐不能成其功矣。’”可见围绕红楼续书的创作,顾太清与沈善宝进行了十分密切的合作。这一合作的基础,便是二人都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沈善宝曾作多首咏红诗,如《读《红楼梦》戏作》、《观杂剧取其偶者各成一绝·葬花》及《题《葬花图》》(三首)。顾太清与沈善宝同题共作的《消寒九首》,便收入《红楼梦影》第19回“梅花雪啜茗怀人,消寒诗食瓜夺彩”。这不仅显示顾太清与沈善宝等闺友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学交友、诗词唱和等,就是其红楼续书的重要题材,还表明《红楼梦》中人物的生活方式已经渗透进清代才媛的日常生活中,清代才媛的红楼续书,在某种意义上便可说是她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写照。此外,顾太清的诗词作品,亦不时可见“红楼”意象,如《题画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云:“四更残月上,古道有人行。霜满天涯路,红楼梦未醒。”《垂杨·秋柳》词有云:“梦回十二红楼悄”,《早春怨·春夜》词有云:“红楼不闭窗纱”。这些作品的“红楼”意象,或许并不直接指涉《红楼梦》,但潜移默化的接受影响应不

容忽视。<sup>①</sup> 顾太清的红楼接受背景,或许还与其夫婿奕绘有关。奕绘《观古斋妙莲集》卷二有《戏题曹雪芹石头记》:“梦里因缘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楼春。形容般若无明漏,示现毘卢有色身。离恨可怜承露草,遗才谁识补天人。九重斡运何年阙?拟向娲皇一问津。”此诗作于奕绘与太清成婚前的嘉庆二十四年(1819),诗中“梦里因缘那得真”句可谓与四十三年后太清《哭湘佩三妹》其二“红楼幻境原无据”句遥相呼应,显示二人对《红楼梦》有有趣相同的理解与认知。

江苏虞山才媛钱守璞(1801-1869)《悟后有作》云“新诗何必谱红楼,悟得逍遥即壮游。敢把文章傲今古,且将花月付春秋。苟无嗜好方无过,既有聪明便有愁。羨煞沧江老渔父,秋风一棹白苹洲。”<sup>[29](p.30b)</sup> 钱守璞对《红楼梦》颇为心仪,曾作《红楼曲》(五首)、《阅石头记咏潇湘妃子》、《为叶心香女史题宝琴折扇便回》等诗吟咏《红楼梦》人物,然这首《悟后有作》却别开生面,主张作诗无须固守红楼规范,而当熔铸今古、效法自然。这一主张,来自其深表“服膺”的业师钱咏(号梅溪,1759-1844)的训道。在同治八年(1869)所作的《绣佛楼诗稿自序》中,钱守璞推崇道“间尝奉教于从父梅溪先生曰‘诗不贵袭迹,亦不尚矜持强立门径。惟诗中有我,乃可以传。’”<sup>[29](p.1a)</sup> 《呈族叔梅溪先生》亦有云“画理诗禅久服膺,壮游回首忆觚棱。”<sup>[29](p.3a)</sup> 可见《悟后有作》并非贬抑《红楼梦》,只是将吟咏的焦点,从《红楼梦》原著本身转移到读后感悟为文之道的阐发。此举或可属借题发挥,然将之作为“敢把文章傲今古”的参照物,也可见出《红楼梦》在钱守璞心中的重要性。

## 六、结语:红楼题咏的文化意涵

通过上述几种表现型态的分析,可见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文化意涵,至少可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 作为短小精悍的批评文类,<sup>②</sup> 题咏成为清代才媛最为普遍亦最为有利的红楼接受模式。这种模式可以灵活运用各种场合、各种不同的时空情境,表达清代才媛对《红楼梦》各种议题的所感所思,以及因此而产生/引发的文学与生活诸方面的红楼接受现象。

(2) 清代才媛这些所感所思及红楼接受现象,反映与同性及异性(个人或群体)颇为密切的互动关系,体现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既有较为充分的自足性亦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与主流(男性)社会的红楼接受形成对话关系,亦得到更为丰富多元且别具性别意涵的表述与发展。

(3) 清代才媛的红楼接受,总的来说是文学与生活、虚幻与现实、历史与当下交织的型态,聚焦于《红楼梦》原著的题咏,无疑是缘自才媛自身现实生活体验的有感而发;聚焦于才媛生活的题咏,亦显然是深受《红楼梦》原著潜移默化影响而形成的现实延伸。<sup>③</sup>

(4) 根据以上几点可知,对清代才媛红楼题咏的探讨,事实上就是将清代才媛社会文化研究与红楼接受谱系研究接轨,二者关联密切、互相参照、交集进行,当有助于还原清代才媛在红楼接受影响下的社会生活风貌及其间所展现的女性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亦可说,清代才媛的红楼题咏,不仅体现红楼接受的文学/学术意义,还更体现了清代现实的社会文化意义。

<sup>①</sup> 类似的现象便是清代才媛的“葬花”诗词作品,如“卷起红旛,解却金铃,泪珠满腮。记清明才过,画图半幅,芳菲未改,锦绣成堆,争奈枝头。一经夜雨,狼藉脂痕处处皆。飘零甚,怎觅来净土,好把香埋。几番费我猜疑,□假嫁与东风也不才。早阶前延佇,从容收拾,阑边凭倚,妥贴安排。不识今番,关它何事?蝶浪蜂狂去复来。斜阳外,问芳魂何处,酌尔三杯。”(高佩华《沁园春·葬花》)“斜阳庭院深深处,荷锄闲觅荒苔路。几度费沉吟,殷勤护□深。匆匆芳事改,一半随流水。蝶梦漫惊疑,魂归明月时。”(陆蓉佩《菩萨蛮·葬花》)从这些作品的描写,难以断定与《红楼梦》有直接的关系,但其情境氛围,又似乎与黛玉葬花情节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显现“葬花”已潜移默化演变为才媛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常态性元素。

<sup>②</sup> 关于这种文类的渊远流变,及其作用于小说乃至《红楼梦》批评,参看傅天《咏红诗略谈》[上](《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第117-119页。

<sup>③</sup> 晚清文人冶游生活以及青楼女子生活的诸多方面,亦深受《红楼梦》的影响,呈现出模仿中见颠覆的接受态势。见陶慕甯《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第216-219页;岳立松《〈红楼梦〉与晚清沪上青楼》,《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2辑,第79-90页。

## 参考文献:

- [1]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 胡林翼. 胡文忠公遗集. 抚鄂书牍[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3] 钱泳. 辛壬集[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4] 宋鸣琼. 咏雪楼诗草[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5] 清冒俊. 林下雅音集(五种). 花帘词[M]. 清光绪十年(1884)刻本.
- [6] 沈善宝. 鸿雪楼诗初集[M].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出版时间不详).
- [7] 王力坚. 清代才媛沈善宝研究[M]. 台北: 里仁书局 2009.
- [8] 富呢扬阿. 《鸿雪楼诗初集》序[A]. 沈善宝. 鸿雪楼诗初集[M].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出版时间不详).
- [9] 佟景文. 《鸿雪楼诗初集》序[A]. 沈善宝. 鸿雪楼诗初集[M].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出版时间不详).
- [10] 扈斯哈里氏. 绣馀小草[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1] 富察明义. 绿烟琐窗集(抄本) [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2] 汪淑娟. 昙华词[A]. 徐乃昌. 小檀栾室汇刻闺秀集[M]. 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南陵徐氏刊本.
- [13] 朱一玄. 红楼梦资料汇编[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 [14] 恽珠. 国朝闺秀正始续集[M]. 清道光十六年(1836)红香馆刻本.
- [15] 孙采芙. 丛笔轩遗稿[M]. 清世泽楼光绪丁亥(1887)木活字印本.
- [16] 季兰韵. 楚畹阁集[M].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刻本.
- [17] 西园主人. 《红楼梦本事诗》附录[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8] 邹弢. 小说之过[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9] 邹弢. 赋秋词[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0] 邹弢. 诗馀双璧[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1] 邹弢. 诗剩[A]. 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M]. 上海: 北斗书屋 1964.
- [22] 邱菽园. 菽园赘谈[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3] 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M]. 上海: 北斗书屋 1964.
- [24] 倪鸿. 桐阴清话[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5] 孙荪意. 衍波词[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6] 森槐南. 槐南集[M]. 东京: 文会堂书店 明治四十五年三月.
- [27] 王人恩. 森槐南的题《红楼梦》诗词——森槐南与《红楼梦》补论(之二) [J]. 红楼梦学刊 2007 (1).
- [28] 邹弢. 三借庐笔谈[A].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下册)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29] 钟守璞. 绣佛楼诗稿[M]. 清同治八年(1869)刻本.

(责任编辑: 张立荣)